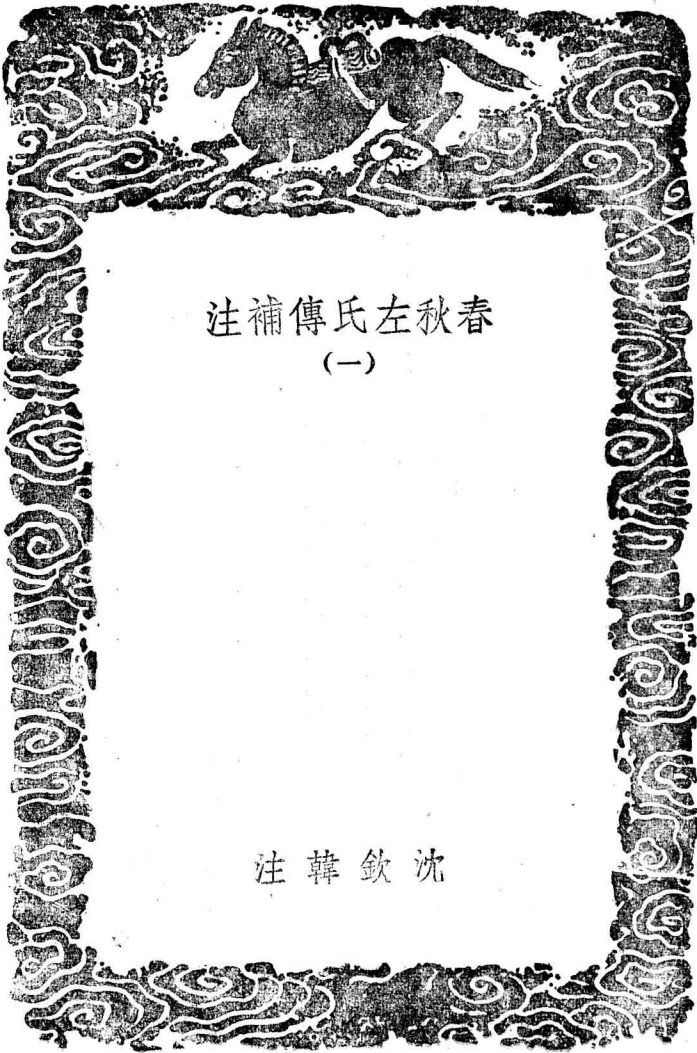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一





注補傳氏左秋春
(一)

注韓欽沈

自序

左氏之學。儒林傳。經典序錄。言之詳矣。二千餘年。黃童白叟。知呻吟而抄括之。然其學若明。若滅。若存。若佚。若亡。國之社。其神不靈。若樹之枿。雖養大榮。塊然于天壤。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。得一二微言妙義。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。而于世一範者。則俗學顯排之。邪說陰敗之。鄙夫小生。中其毒厭。不啻傳尸鬼病。嗚呼。可憫也已。爲左氏厄者。有四焉。始也。一經一傳。闕而不宣。學士端居匡坐。懷不能已。竊自耳剽口傳。以遺時日。遂有公羊。穀梁。騶夾氏之異。爲一王之法制。爲學官之祭酒。始願豈及此哉。然漢之賤儒。喜其書短而易習。義淺而易推。則羣居點竄。傳致雜術。以蠱世主。以脅後生。胡毋尹生之徒。生享美祿。沒有榮名。羣不逞者。戟腕唾舌而起矣。假左氏得行。其好醜。譬諸二八妙姝。與夫盲母狗也。彼復何所容其喙。青子衿。不好操瓢而行乞哉。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。至范升。何休。而猖獗極矣。其厄一也。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。通材大師。猶遞相傳習其訓。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。但守章句。數名物。待明智者自得之。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。有杜預者。起純綺之家。習篡殺之俗。無王肅之才學。而慕其鑿空。乃絕智決防。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。是其于左氏。如蟹之敗漆。蠅之汙白。其義埋沒于鳴沙礁石中。而杜預之妖焰。爲雞爲狗。且蓬蓬于垣次矣。其厄二也。江左輕浮。學尙王杜。中原敦龐。師仍鄭服。三百年中。崔靈恩。衛冀隆。諸人。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。孔穎達者。賣國之諂子也。枵然無所得于漢學。蟋蟀之智。奉僞孔氏與杜預。而甘

且旨焉。排毀鄭服。不遺餘力。于是服氏之學。始歛終亡。而杜預之義。赫然杲日之中天。其厄三也。自後博士倚席不講。人心益僂惡。纒辨章頭。便欲倚人之短。揚己之長。啖助。趙匡。陸質。劉敞之流。哆然弄筆。弱弓蒿箭。競以左氏爲質的。經世大典。夷于附枝綴旒。甚者以爲蠱心喪志。學者搖手不敢窺。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。猶時時吮咽。南宋習尙。亦何可言。幸而不亡。蓋宏辭從棗。應官之文。句其膏馥耳。元明來此制一廢。而士大夫真且不識丁矣。其六厄四也。禮者。奠天下之磐石也。禮廢。則天子無以治萬邦。諸侯無以治四境。卿大夫無以治一家。時則下陵上。裔亂華。亡國破家。殺身如償券。孔子傷之。欲返諸禮。而無其位。故因春秋以見意。以爲修整于既往。其召福祥也。如彼。譬亂于當今。則嬰毒禍也。如此。左氏親受指歸。故于禮之源流得失。反復致詳焉。周公孔子。治道之窮通。萃于一書。若其勸懲之旨。則婉而多風矣。時以爲君子。則君子之時。以爲善。則善之。冀此心默喻于千載。謹守遜言之戒。以全春秋付託之重。然其以禮愛護君父。不已深切著明哉。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。懵不知禮文者。蹶然爲之解。儼然行于世。害人心。滅天理。爲左氏之巨蠱。後生曾不之察。騰杜預之義。而播左氏之疵。左氏寧受焉。亦見其蠱中薄植。一魏晉之妄人。莫覺莫悟。何有于古學哉。區區之衷。久懷憤懣。遂補注十二卷。發明婉約之旨。臚陳典章之要。象緯堪輿之細碎。亦附見焉。注疏之謬。逐條糾駁。各見于卷。則左氏之沈寃稍白。杜預之醜狀悉彰。其么麀蠹類。橫鱗左氏。殆不足辨。不悉著。若夫百家傳聞。衆言淆亂。與公羊。穀梁。司馬遷。事辭之悖謬。別爲考異。不列茲編。噫嘻。昔者賈逵之訟左。不盡括左氏之長。劉炫之規杜。又不足仆杜預之短。是以芳烈不揚。休亦

臭未末殺。小子何人。敢與茲事。將前哲之所啓牖乎。今險忮刻薄之人。有竊鑽何休之餘竅。以註誤梧子。何不仁之甚也。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。道光元年辛巳季夏。

同邑沈小宛先生欽韓著作等身。皆未之見。此左傳補注十二卷。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。假之顧孝廉瑞清。屬胡君家董。余弟錫誥分任影鈔。其譌缺者。略加校補。藏諸家塾。是書國朝有崑山顧氏。吳江朱氏。元和惠氏。桐城姚氏。馬氏。陽湖洪氏。諸家補注。而此注訓解名物。剖析字句。尤有詳贍於諸家者。惟僖十七年傳。雍巫。史記集解。引賈逵說。謂是易牙。索隱謂其未知何據。而以爲卽管子之棠巫。先生取索隱說。而更證以呂覽。知按篇之常知巫。不用賈義。昔先君子纂羣經索隱。駁去小司馬之說曰。棠與雍。形聲俱不。相近。侍中之說。雖不知所本。然必受諸先師。決非憑空臆造。況雍卽夔字。省文。儀禮公食禮。雍人倫膚。少牢禮。雍人概匕。並以雍爲夔。可證。又國策。齊桓公夜半而嘆。易牙乃煎熬燔炙。和調五味而進之。是易牙固以烹調事桓公。雍當是易牙之官。昭二十五年傳。雍人檀。亦於官下舉其名。是其例也。襄二十一年傳。美而不使。據唐石經。王充論衡。下添視寢二字。遂以爲幸婦人。古無此訓。二十八年傳。鄭伯迂勞于東門之外。以迂爲古文往字。而以作誑字用者。爲本於說文之譌。引傳文爾無我迂一語。不知鄭風人實迂女。亦以迂爲誑。毛詩爲古文。則古文往誑二字。並通用。誑若斯之類。均有可商。其餘駁正注疏謬說。申明賈服古誼。則誠盲史氏之功臣也。昔先君子嘗謂爵曰。治左氏當以賈服爲主。博采魏晉。至國朝諸家之說。爲之箋疏。如余之治論語。庶幾古誼可以復顯。余老矣。有志未逮。汝其勉之。爵敬識之。今先君子歿已

十餘。爵愧不能繼述。然纂集之志。不敢一日懈也。倘異日者。得以采輯成書。質諸海內之治左氏者。豈非私心所願哉。與先生同時治左氏者。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。藁本未刊。聞同邑錢茂才綺。箸有左札三卷。爵亦未之見。附誌之。以諗當世之爲左氏學者。咸豐己未秋月。後學潘錫爵。跋于安石榴院。

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

清 吳沈欽韓文起注

隱公

【傳】繼室以聲子。雜記所謂攝如君也。白虎通說曰：嫡死不復更立，明嫡無二，防篡殺也。祭宗廟攝而已。按大夫而下，繼室有爲嫡者，故喪服之繼母如母。曾子問：宗子雖七十，無無主婦，天子諸侯不再娶，故繼室而非嫡。昭三年傳：少姜有寵而死，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，是姜死繼往者，猶謂之繼室。知繼室非嫡也。

元【經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。雜記：上介贈執圭，將命曰：寡君使某贈，相者入告，反命曰：孤須矣。陳乘黃大路于中庭，此諸侯相贈之制。天子贈諸侯，亦如是也。

【傳】鄭武公。史記：武公名掘突。譙周云：名突滑。

故名曰寤生。史記集解：徐廣曰：年表云：十四年生寤生，十七年生太叔段。按史記云：生之難，此寤生之解明矣。又風俗通云：俗說兒墮地，未可開目，便能視者，謂之寤生子。妨父母，鄭武公終老，天年姜氏亦然。豈有妨父母乎？應劭說亦近是。如杜解：則寤寐中便已生子，較后稷之先生如達，文王之洩于少牢，殆又易之。姜氏當鍾愛，何爲惡之乎？寤與辭同，呂覽明理篇：頡辭百疾，注：辭逆也。說文：辭逆也，亦通作悟。韓非

子說難。大意無所拂忤。史記韓非傳。作大忠無所拂悟。司馬貞索隱云。不拂悟于君。張守節正義。拂悟當爲拂忤。古字假借耳。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。列女傳不拂不寤。亦用寤字。呂覽蕩兵篇。百姓之悟相侵也。立見新序雜事篇。衛靈公蹴然易容。寤然失位。皆悟字之義。禮記哀公問。午其衆。注逆其衆。王肅本作迕。是午。悟寤皆通悟也。凡從此聲者。其義並通。士喪禮下篇。無器則悟受之。疏云。悟。卽逆也。劉熙釋名。女。青徐州曰媮。媮。忤也。始生時人意不喜。忤忤然也。此其證也。今生子有足先出者。妨產婦。卽謂之逆生也。號叔死焉。竹書紀年。平王四年。鄭人滅號。

小九之一。周書作雒解。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。小縣立城。方王城九之一。惠棟曰。不舉中者。從可知。國不堪貳。坊記。孝以事君。弟以事長。示民不貳也。唯卜之曰。稱二君。注。不貳。不自貳于尊者也。自貳。謂若鄭叔段者也。二當爲貳。惟卜之時。辭得曰。君之貳某爾。晉惠公獲于秦。命其大夫歸。擇立君。曰。其卜貳。罔也。韓欵按二五尊卑。大易明文。別嫌明疑。春秋法戒。故公子呂云。國不堪貳。疏謂兩屬。則賦役倍。而國人不堪。是以長慮爲淺見矣。

不義不暱。說文。黏。黏也。引傳不義不黏。或作黏。考工記。凡暱之類。不能方。故書暱。或作熾。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。或爲黏。案尙書典祀。無豐於昵。孔傳。昵。近也。馬融云。昵。考也。考于祖爲近。爲親。此作暱。非體。說文。暱。曰近也。引昭二十五年傳。私降暱宴。此言所爲不義。則人無肯親附。與下京叛叔段相應。杜注非是。

未嘗君之羹。顧炎武曰。爾正肉謂之羹。故云。未嘗君之羹。按杜預以羹爲賜賤官之常。若賜賤官。則以肉體取盡飽。所謂賤者。取賤骨。周語。戎狄則有體薦。何得只啜羹也。禮經自鄉飲酒。至少牢饋食。曰羹定。曰羹飪。皆是所殺之肉體。又聘禮記云。賜饗惟羹飪。注謂飪一牢也。豈可盡以盛餽者嘗之乎。若然。則穎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。

弔生不及哀。士喪禮下篇。既窆。主人反哭。賓弔者升自西階。曰如之何。主人拜稽顙。蓋前乎此。皆營死者之事。反而亡焉。失之矣。於是爲甚。故賓乃弔生者。經又云。就次猶朝夕哭。猶者。猶既殯之朝夕哭也。喪服疏云。既殯以後。卒哭祭以前。阼階之下。爲朝夕哭在廬中。思憶則哭。按其時雖不代哭。甚哀未殺。故爲哭三無時之一。傳文所謂及哀者。卽是此時。以卒哭祭爲限也。喪服疏又云。凡喪服以冠爲受。斬衰裳三升。冠六升。既葬後。以其冠爲受衰。裳六升。冠七升。小祥。又以其冠爲受衰。裳七升。冠八升也。又虞禮記。卒哭祭。餼尸畢。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。婦人說首經。不說帶。所謂卒哭後。變麻服葛。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。婦人易首經以葛。男子重首。婦人重帶。麻不易也。其負版衰裳。練祭猶服。大祥祭畢。始焚之耳。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達禮。杜預謂天子諸侯。既葬無服。非聖無法。古今之罪人也。

有蜚。政和證類本草。飛廉一名負盤。蜀人食之。辛辣也。如蝗蟲。別錄云。形似蠶蛾。腹下赤。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。逃寒。有兩三種。以作廉薑氣者爲真。南人噉之。又夜行一名負盤。卽窳盤蟲。名字及蟲相似。終非一物。按爾疋注。蜚卽負盤臭蟲。似當爲窳盤蟲。

【經】夫人子氏薨。穀梁傳：夫人者，隱之妻也。卒而不書葬，夫人之義從君者也。疏云：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，以隱推讓，據其爲君而亦稱公，故其妻亦稱夫人也。夫既不葬，故其妻亦不葬。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，以子氏未薨，句謂之桓母耳。當從穀梁說。

【經】二月己巳，日有食之。顧棟高大事表：穀梁云：言日不言朔，日晦日也。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，故

于去年十二月置閏，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，而以己巳爲二月晦，則于穀梁之說合矣。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，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。漢晉時猶然。按顧說非也。元史歷志：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。按春秋日

食云：是歲二月己亥朔，無己巳，似失一閏。三月己巳朔，去交分入食限。大衍與姜岌合。今授時歷推之，是

歲三月己巳朔，加時在晝，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。又隋書歷志：劉孝孫云：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，今以甲子元歷推算，俱是朔日。丘明受經于夫子，於理尤詳。公羊穀梁皆臆說也。此年二月

己巳食，推合己巳朔。唐志：大衍合朔議曰：劉孝孫推，俱得朔日。以丘明爲是，然依左氏例，本無先後食法。顧氏引入異家之論，爲左氏痕瘡也。

【傳】不反哭于寢。杜預云：自墓反處于正寢，疏依和其謬。按既夕禮：反哭入，升自西階，東而立，婦人拾踊，送賓于門外，遂適殯宮，送賓出後，乃云適殯宮。明上文升西階爲廟，所以先反哭于廟者，當尸柩遺奠時，已在廟。朝廟先禰而後祖，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。鄭云：反哭者，于其祖廟是也。檀弓：日中而虞，反哭升堂，主婦入于室。孔疏恐人切堂與室爲正寢，故云：此皆謂在廟也。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。傳云：哭于寢，寢

卽廟耳。猶諸寢宮本是寢。而雜記云。至于廟門。注云。廟所寢宮。以尸柩所在。故寢可謂之廟。祖廟以酌奠在室。故廟亦可謂之寢。月令注。凡廟前曰廟。後曰寢。是也。杜預以爲正寢。不知寢廟通稱也。士虞禮。側亨于廟門之外。主人卽位。如反哭位。疏云。迎魂而反。神還在寢。故以寢爲廟。虞于中祭之。是虞與反哭異所矣。

君子曰。趙訪左傳補注曰。凡傳中所引君子曰。義皆膚淺。左氏之陋見也。殿本注疏攷證。臣照按君子之稱。或以德。或以位。左氏所謂君子曰者。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。皆如是云云也。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。乃可稱君子之論也。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。而以是爲左氏論事。往往警警之。亦惑矣。王貳于虢。王叛。王孫蘇皆直書其事。而時勢與義理並著。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。韓欽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。

憾而能眡者。釋言眡重也。郭云。謂厚重。說文。眡。目有所恨而止也。

四年【傳】修先君之怨。服氏以先君爲莊公。孔疏引衛世家。稱桓公十六年。乃爲州吁所弑。則隱二年。鄭人伐衛。當桓之世。按疏但據傳。口年之文耳。惠云。州吁弑桓。而稱先君。無是理也。先君之怨。在春秋前明矣。

敵邑以賦。論語。孔注。賦兵也。杜預謂賦調非。衆仲潛。潛夫論。志氏姓篇。魯之公族有衆氏。

猶治絲而棼之也。說文棼，復屋棟也。廣疋釋宮棼閣也。非此義。蓋借棼爲紛亂耳。書呂刑泯泯棼棼。傳云棼棼同惡。是亦有雜亂之義也。

敗鄭徒兵。傳言諸侯之所敗者。唯徒兵。見鄭之未大創也。杜何從知其必不車戰。

^五年【傳】則公不射。惠云。此指祭祀射牲。按此謂田獵上殺也。詳王制及毛詩傳。

大夫四十二。按論語馬融注。佾列也。八人爲列。是大夫以下。亦以八人爲列。服氏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。大夫爲四八三十二。士爲二八十六者是也。杜用何休說非也。宋書樂志。元嘉十五年。太常傅隆云。夫舞所以節八音。八音克諧。然後成樂。故必以八人爲列。自天子至士。降殺以兩。兩者減其二列。爾。杜預以爲一列。又減二人。至士止餘四人。豈復成樂。顧炎武云。襄十一年。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。以一八賜魏絳。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。疏以爲舞勢宜方。故行列旣減。卽每行人數亦宜減。至刑曷爲論語疏。反援何杜之說。以亂馬注。殊不思士之四人口得方勢。于何見綴兆行列邪。

^六年【傳】宋人取長葛。劉敞曰。按前園今取。諸家並云一役。杜氏分爲兩役非。

猶懼不蕪。說文蕪。草多兒。此訓爲至。廣疋不載。蓋與暨通。釋元應一切經音義。字林暨。及也。亦至也。韋

昭周語注。暨。至也。莊九年傳。盟于蕪。穀梁作暨。

^七年【傳】發幣于公卿。凡伯弗賓。主國致幣有二事。聘禮賓至近郊。君使卿朝服。用束帛勞賓。用乘皮束

錦。賓勞者。此一事也。賓事畢卽館。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。大夫奉束帛。賓受幣。致大夫乘馬束錦。此又

一事也。然皆主先而賓酬。非此發幣之事。至歸饗餼之明日。賓朝服問卿。卿受于祖廟。庭實設四皮。賓奉東帛入致命。致其君命也。降出。又請面如覲君之幣。實私覲之幣。畢。乃餼賓。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。主人朝服迎門外。

再拜。賓升一等。大夫從升。再拜受幣。此敬賓之禮。而凡伯不然。故戎嫌之。

年八【傳】先配而後祖。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。三月廟見然後配。鄭衆以配爲同牢食。先食而後祭祖。無敬神之心。皆與禮文不合。鄭康成以爲韋道之祖。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。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。則陳鍼子既非目擊。安得方來譏之。愚按聘禮。大夫之出。既釋幣于禰。其反也。復告至于禰。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。以逆其婦。反不告至。徑安配匹。始行廟見之禮。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。

年九【傳】乃可以逞。方言逞。苦了快也。此言可以逞我之志。

年十【傳】以王命討不庭。諸侯職貢充庭。覲禮庭實惟國所有。不庭者。不修職貢也。庭與寧聲同。大戴記投壺篇。嗟爾不寧侯。爲爾不朝于王所。故亢而射女。孔廣森曰。諸侯不臣。謂之不寧。惠云。釋詁。庭。直也。謂諸侯之不直者。

不貪其土。以勞王爵。正之體也。傳義謂諸侯有功。則加地進爵。鄭能推其功于魯。以王爵勞之。合于正

體。尚書大傳。命諸侯得專征。而歸其地于天子。

年十一【傳】薛庶姓也。爲婚姻者。謂之異姓。鄭注禮記大傳云。異姓謂來嫁者也。司儀注云。庶姓無親者也。

工則度之。釋器。木謂之劇。郭注引傳亦作劇。廣疋釋詁。劇。分也。

周之宗盟。賈逵以宗爲尊。服虔以爲同宗之盟。孫毓以爲宗伯。鴈官掌作盟。詛之載辭。按夏見曰宗。鄭云宗。尊也。欲其尊王同盟。亦是尊王之事。宗。尊。字古本通。左傳伯宗。穀梁傳作伯尊。字林。宗。尊也。宗盟亦謂主盟。賈義是也。

及大達。釋宮。九達謂之達。此云大達。當從爾疋。宣十二年傳。至于達路。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。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。不名曰達。杜注與爾疋不合。

許莊公奔衛。杜預云。奔不書。兵亂遁逃。未知所在。按國君出奔。寧有不知蹤跡。若實不知所往。傳又何以言之。知經不書。實是史文所略耳。

奉許叔以居許東偏。元和郡縣志。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。許叔所居卽此城。寰宇記。今有東西兩城。按西偏東偏。當卽許之國都。漢爲許縣。魏爲許昌。宋省入長社縣。宋史地理志。熙寧四年。書許田縣爲鎮。入長社。在今許州東三十里。長葛本是鄭地。在州西北五十里。地勢闊遠。何得謂之居許東偏。地志不通。往往類此。而使餽其口於四方。方言。餽。寄也。或曰。寓寄食爲餽。

卒出緘。行出犬雞。言苦卒若行。各以緘犬雞爲詛也。小疋。何人斯。出此三物以詛爾斯。斯。滅也。又盡也。已弗能有。而以與人。上十二邑。本非王地。王弗能有。虛以優鄭。鄭亦弗能有。而空失故采地。此失八柄之馭。不能服人之一端也。假令鄭託王命與師。以與蘇氏爭地。是教其相賊害。豈所以鎮撫宇內。傳意雖

未及可以意推之。

不度德。說文：德，外得於人，內得于己也。釋名：德，得也。得事宜也。鄭莊能自用其威福，息故不如也。有死者，言雖有死者，非首惡也。顧炎武云：非有名位之人，如司馬昭之族成濟。

桓公。

元【經】公即位。周官宗伯注：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。古者立位同字，然則此人旁卽是杜預安。

改古文。

【傳】美而豔。說文：豔，好而長也。从豐，豐，大也。淮南精神訓：獻公豔驪姬之美。注：好禮曰豔。與說文義同。

按此豔當作歆豔之義。郊特牲疏云：歆豔是愛欲之言。

年【經】及其大夫孔父。穀梁傳：孔父字諡也。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，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，非也。

顧炎武日知錄云：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，其後以孔爲氏，然則仲尼氏孔，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。

鄭公子嘉，皆字子孔，亦其證也。按若以孔父爲名，則夫子得氏之始，不應以所諱爲氏。

【傳】立華氏也。督有弑君之罪，無以自立，故爲此會以湔洗之。經書成宋亂者，以此。惠氏言立華氏爲。

證桓公罪。此公羊家言，非也。先言華氏，是史文追稱，猶諸侯預稱諡。杜言督未死而賜族，義亦乖戾。

衡紃。迫師注：王后之衡笄，皆以玉爲之，惟祭服有衡，垂于副之兩旁，當耳。其下以紃懸瑱，笄卷髮者，鄭。

辨衡笄異制，以先鄭云：衡維持冠者，誤以衡笄爲一物。凡笄有二：一以束髮，一以固冠。衡非維持冠所用。

也。杜亦沿先鄭之誤。衡蓋隋唐后妃首飾所名兩博鬢矣。

藻率。率卽組也。三禮圖云。旣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。前後垂之。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。故聘禮記云。玄纁繫長尺絢組。注云。繫無事則以繫玉。因以爲飾。省用五采。組上以玄。下以絳。爲地是也。按疏云。此組繫亦名纁藉。卽上文反命之時。使者執圭垂纁上。介執璋屈纁。率與綽同。詩傳紉。綽也。詩疏。紉訓爲綽。綽是大紉。說文作紉。云率屬。蓋其字從絲。知率正謂組也。

鞶厲。內則男鞶革。玉藻注。凡佩繫于革帶。按大帶博四寸。以束體。革帶博二寸。以繫鞶。施佩。易訟上爻。或錫之鞶帶。虞翻注。引內則文。知此鞶厲亦革帶也。方言。厲謂之帶。革帶之餘爲厲。大帶之餘爲紳。杜反以鞶厲爲紳帶。謬矣。白虎通。男子所以有鞶帶者。示有金革之事也。晉書輿服志。革帶。古之鞶帶也。隋書禮儀志。阮謹以爲有章印。則于革帶佩之。今博三寸半。加金鏤盤。螳螂鉤。以相拘帶。

不克。紀年不克。晉人殺潘父。

【經】秋七月壬辰朔。日有食之。旣。元史歷志。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。無壬辰。亦失閏。其八月壬辰朔。去交分。入食限。大衍與姜岌合。以今歷推之。是歲八月壬辰朔。加時在晝。食六分一十四抄。

【經】州公如曹。鄭王制注云。周世有爵尊而國小。爵卑而國大者。爵尊國小。蓋指此。彼疏云。張逸疑而不解。以問於鄭。鄭答之云。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。無功可進。無過可退。亦就益其地。爲百里之國。爵尊而國小者。若虞。虢之君。爵爲公。地方百里。爵卑而國大者。侯。四百里。伯。三百里。子。男。二百里。皆大于虞。